

威 · 艾 · 柏 · 杜波依斯 著



黑色火焰 三部曲之一

孟沙的考验

黑 色 火 焰

第 一 部

孟 沙 的 考 驗

〔加納〕威·艾·柏·杜波依斯著

蔡 慧 等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上海

孟沙的考驗(黑色火焰第一部)

书号 10122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28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5}{16}$

1966年3月上海第1版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W. E. B. Du Bois
The Black Flame
A Trilogy, Book One
The Ordeal of Mansart

本书根据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7 年版本译出

目 次

第一章	布雷鏗立治上校的諾言	1
第二章	湯姆·孟沙	25
第三章	上校毀約	47
第四章	曼努埃尔的誕生	66
第五章	天下大事和布雷鏗立治夫人	85
第六章	贝蒂露的婚事	111
第七章	孟沙的教育	133
第八章	約翰·庇尔斯和亨利·格兰迪	161
第九章	鮑尔温老博士和他的一家	189
第十章	薩巴斯兴·道意耳的梦想	204
第十一章	曼努埃尔毕业了	229
第十二章	耶路撒冷	250
第十三章	种族等級制度	273
第十四章	亚特兰大暴动	300
第十五章	亚特兰大忏悔記	324
第十六章	黑人资本家	350
第十七章	曼努埃尔·孟沙作出决定	377
作者后記		402

第一章 布雷鏗立治上校的諾言

時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理斯頓城，那個臨海的宏大廣場——炮台廣場上，有四個人即將會晤；這次會晤，可以說是——一個民族、一個世界的緊要關頭。西邊，暮色蒼茫的市區上空懸着一輪血紅的夕陽，映得海上閃閃發亮。

約翰·布雷鏗立治上校和他的妻子，兩人相隔不遠，一起坐在家里白石柱子的前廊上。上校中等身材，瘦瘦個兒，長得還算秀氣，頭上已有了幾縷白髮。他又是心煩，又是氣悶，更因心情如此激動而生着自己的氣。理由很簡單：他要去說假話了。布雷鏗立治上校是一向不會說假話的。這，部分是出於道德的信念，部分是由於傳統的教養，而主要還是因為他經濟上足以自立，他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必依賴於他人的主張或偏見。自然，天生的厚道和秉性的謙恭，也往往使他坦率而倨傲的談吐有所收斂。在他看來，對一個紅顏老去的佳人說她還如當年一樣嬌艷，安慰一個衰邁多病的朋友說他面色豐潤，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可是今天，他的任務却是要去說服一個窮苦白人的頭兒，只要他們這一幫人不再聽命於那些想要吞并地主貴族的平原良田的內地白人農民，那就可以讓他們取得目前窮苦的白人農民所熱烈追求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這個新興集團的成員，都是些城市工匠和過去從無奴隸、如今也幾無雇工的小農。他們對黑人固然深惡痛絕，對山區白人的印象也好得有限；因此有人獻

計，认为利用他們这两种心理，可以同他們結成联盟，这样，卡罗来納古老的地主貴族就可以得救了。

这种微妙的談判，本来是怎么也不会推派布雷鏗立治上校去担任的。可是那个最有势力的白人工匠的新領袖史克洛格斯，却一口咬定他只能跟布雷鏗立治談判，因为布雷鏗立治是个守信的君子。奥尔、巴特勒、格里、哪怕就是罕普頓，全都不行。不是布雷鏗立治就算拉倒。上校听在耳里，又是得意又是气恼。布雷鏗立治家是世代士紳，当然都是守信君子。可是布雷鏗立治家的人也决不承认工匠之流有哪点儿比得上自己。罕普頓百般劝誘，要上校答应跟史克洛格斯会面，和他訂立同盟；可是布雷鏗立治表示，假話他是坚决不說的。不过他也知道，他要去說的纵然在字面上不算假話，在实质上还是假話。因此这会儿他等着史克洛格斯，内心觉得很不自在。

他虽然等着客人，可是看见客人走来，却装作沒看见的样子，瞧了瞧膝头上的报纸，抽起烟来。他的妻子也看见有人来了，却还是管她慢慢刺綉，只偶尔抬头望了望被落日染得通紅的薩门特炮台，和远处的摩尔特瑞炮台。

布雷鏗立治夫人原是路易斯安那州杜比依府上的姑娘。她长得并不美丽，长长的脸儿，病黃色的皮肤。嘴和耳朵都嫌大了些，个儿相当高，簡直显得有点瘦骨嶙峋。可是她显然受过很好的教养，体态之間自有一种嫺靜的风度。她的双手纤长而优雅；一头乌光光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簡直找不到一絲花白。身上的衣服虽然看得出不是新做的，有些还是家里縫制的，然而却是当年巴黎时行的式样。布雷鏗立治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上也有人为当貴族而奋斗，或者以当貴族为志向。在她看来貴族就是貴族。她的祖上在十七世紀就已是太阳王手下的公侯，到十

八世紀遭了大禍，淪于貧困，可是那又有什么呢？她們家照样还是貴族。后来在新世界重振家业，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势所必然的事。她在巴黎受过几年教育，以后差不多每隔一年都要到法国去一次，直到战争爆发才罢。不过她觉得，任是什么变故也不会使世界、使世人永远改变的。

布雷鏗立治上校却正好相反，完全是英国的性格、英国的血统。他的衣服是伦敦的出品，尽管已经穿旧，并且稍有磨破，却还十分合身。布雷鏗立治家在英国历史上曾活跃了数百年之久。至今在英国乡间还有一些貴族是他的亲戚。这些事情誰也沒吹嘘，誰也不提起，可是人人知道。不过上校内心毕竟有些不宁，他对于形势可不象他妻子那样放心。二十多岁时那一场战争的辛酸经历，以及战后的余波，使他理会到若不经过一番努力，经过一番苦苦的努力，旧制度只怕是要崩溃了。

小时候他在一个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的教导下学过古典語文，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业。南北战争一爆发，他毫不犹豫的随着父亲和伯父上了战场；到一八六四年他三十六岁那年，父亲死了，传下的遗产也损失惨重。他对英国人敬仰备至，只是有一点保留，就是他想不透为什么南北战争时大英帝国不全力支持南方。他看到前途凶险，不禁忧心忡忡；对于自己的一切，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充满信心了。

这时上校忽然发觉另外又来了一个人，他感到有点惊讶，就赶紧把灭了的雪茄点上，竭力借此掩盖惊讶的心情。原来从南边来了一个黑人，穿过炮台广场，显然是往上校家里而来。

这个黑人名叫湯姆·孟沙，他正是要穿过炮台广场，向布雷鏗立治家而去。走近了布雷鏗立治家的白石柱子的堂皇宅第，他内心倒发起慌来。脚下的步伐还是坚定不移，宽大的肩膀还挺

了挺直，可是心里那原先不大显著的恐慌，却愈来愈厉害了。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找上校呢？他还記得在工会里也討論过这个似小而实大的問題。那不請自来的蓓茜大嬸，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一套。

“爬也要爬去，”她說，“只要目的能够达到就行。”

“虫子才是爬的，可虫子只有給踩得稀烂的份儿，”福勃斯答道。

“对，”琼士說，“要走布雷鏗立治家的前门。不能象个奴隶，要象个人样，直起腰來說話。”

所以这会儿他就犹豫了。他还是昂然直上正门的台阶呢？还是进了头门，再去敲边门？就孟沙本身來說，他完全不反对按照傳統的礼数，繞个圈子从那扇边门进去。不过现在他不是奴隶了，他是南卡罗来納州州議会的議員。他要尝试建立一个黑人工人和白人地主的联盟；他代表着一万名有組織、有选举权的工人。

要实现这一目的，头一步就應該坚持原則。如果他走了边门，他就是一个雇工的身份，比个奴隶强不了多少。反过來說，如果他能挺起胸来同布雷鏗立治上校面面对，侃侃而談，那么，第一个回合的主力决战固然还不能說已經打贏，却也摆开了陣势。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原則是千万不能放弃的。不过他也明白，也可能由于他对自己的权利作了一些或許是不必要的坚持，結果双方还没有交上手，他就把这一仗輸了。到底怎么决定呢，真是为难到了极点。

布雷鏗立治上校装作漫不經心似的冷眼瞧着。他感到迷惑，也有点惊慌。这个穷苦白人是約好的，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都已經談妥了。大家一致推选他充当南方貴族的代表，去跟一个新兴的穷苦白人的集团訂立联盟。他心里很厌恶这个任务，可

是大家一致推选，他也难以推辞。大家都說，他是他們階級的当然的代言人。况且——上校之所以苦恼也正是为此——他自己也很需要这个联盟。要是他們的階級不能重掌大权，不能降低那使人傾家蕩产的重稅，不能迫使黑人接受仅足糊口的工資，那他就只有破产一条路了。庄稼沒人收，土地不值錢，棉花涨到一块錢一磅！他这个布雷鏗立治家的子弟，在这场倒霉的战争以前还没有尝过穷是怎么个滋味呢！是因为他怕穷而去說假話呢，还是他的行动自有其高度的原則呢？

可是现在向他家里走来的这个黑人又是誰呢？他来干什么呢？怎么偏偏凑在这个时候？从他的衣着和气度来看，那不是个仆人。步子迈得那么坚定，还高高的昂起了头。目前那班稍稍念了几年书的黑小子正把惶惑的黑人带得晕头轉向，这一位大概也就是那一类的人物吧。可是他要上哪儿去呢？該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到他家里来吧？上校依稀觉得那个白人象是閃在一边，怒目而視。当前正是需要白人團結一致的时候。自然，在当前也不應該无端的挑起黑人的敌意或猜疑。难道有人要逼他两头撒謊？难道他的心上得压上双重的羞辱？呸，他絕對不干！要对黑人說謊，让罕普頓自己去說吧！布雷鏗立治家的人是决不把黑人当人看待的，便是随口这么答应一下都不行。

上校正觉得有个半隱半現的恶运在步步逼近，脑海里驀地浮起了六十年代的那一連串古怪事儿。事情簡直叫人不能相信。那是一八六五年开的头，黑人士兵竟然大步开进了查理斯頓，一路高唱《約翰·布朗之歌》，順着禮拜堂街直开到炮台广场。到一八六八年，这个在南方文明世界中占第一把交椅的南卡罗来納州，正要逐步恢复在战争中失去的势力，忽然落到了从前的黑奴和一帮白人“无賴汉”和“帶手提包儿的”手里。上校和他的同

道起初隱避不出，傲然的拒不合作。文明世界是決不會容忍這種恐怖現象的。只要耐心等待，這幕煞有介事的活劇是總會露盡了丑態，以垮台收場的。

由無知賤民選出的“制憲會議”居然舉行了會議。從前的黑奴、“窮白小子”和北方的貪污分子組成了議會，居然佔據了卡爾洪、勒特爾奇和平克奈當年在那里叱咤風雲的席位。上校駭然的看到一個窮苦白人竟然當了州長，黑人竟然投了票，一個洋基將軍竟然分了土地，最高法院的法官竟是黑人、南方白人、北方白人各占一席。免費學校開辦了，稅收有增無已；一個南方白人州長墮落到貪污詐騙的地步，如今又有一個北方人做了州長，在實施所謂“改革”。簡直叫人惡心。

如今快要到他台階下的那位，大概也就是這幫荒謬絕倫的卡羅來納當政諸公中的一員吧。可是當時的情況實在叫人吃驚，逼得上校不能再閉門不出了：想不到這個不倫不類的冒牌政府居然也執行職務了，儘管效率不高，却是搖搖晃晃的往前直沖，看去反而比意料中的全盤崩潰更令人駭然。這幫傻子居然開辦了學校，對貧民不分黑白都給以選舉權。那簡直是公然收買蒙昧的群眾！他們給戰爭中的受難者散發救濟金，甚至还分掉了一些大種植園。那真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是對神聖的產權的褻瀆！

當然，上校他們也很了解是什麼推動着這一切。黑人賤民和白人賤民都是由喪盡天良的頭子們指揮的，那些頭子多半來自北方，也有一些是本地的看得眼紅的小人物。上校他們眼看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南方貴族要乘早恢復勢力，奪回領導權。尤其是足智多謀的張伯倫上了台，着手改革州政以後，他們更感到迫不及待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危險就是：有一天州政經

过了改革，吏治得到了澄清，而貴族則被剝夺了财产，土地分給了农民，賤民都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最严重的是黑人都有了选举权，担任了公职。那怎么得了呵！与其这样，宁可再打上一仗。

上校的朋友策划阴谋，上校也参与其事。他們重新恢复了战前的秘密結社，煽动暴徒行凶滋事，跟密西西比州的怀德·罕普頓之流結成同盟。他們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让罕普頓当选为一八七六年的州长。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必須取得穷苦白人的支持和归附。内地小农是不能不吸收进来的，代价是取消财主的特殊政治权利，分出一部分以前为种植园主所独霸的大权。那些内地农民都是粗野无礼的家伙，但是对社会地位十分热中，有些人还被接納加入了他們在战前不敢妄想加入的俱乐部和其他組織。事实上，他們不仅参与了阴谋，而且还受軍方的领导，接受軍方的派令。对于这一切，布雷鏗立治上校虽然很不愿意，却还是无可奈何的同意了。

可是后来对方又提出一个要求，終於使上校忍不住了。原来，在穷苦白人的陣营里看来是发生了分裂。工匠和雇工团結了起来，跟商人、农民以及受其控制的无业游民形成了对立。史克洛格斯这家伙，就是这个新兴集团的代表。史克洛格斯要求跟上校談判，上校推辞了。他的双手已經沾得够脏的了。但是他的朋友却竭力相劝。

罕普頓尤其劝得起劲。上校不太喜欢罕普頓；罕普頓太做了，待人八面玲瓏，处处討好。他实在算不得一个紳士。不过他举出的理由倒也十分有理。只要掌握得法，这个新兴的工人集团可以用来約束那帮梦想做未来的貴族、企图在州里当权的白人农民。利用白人工人，可以抵消拥有土地而又垄断商业的

白人資本家的勢力。而且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恐怕也只有利用他們，才能最有效的限制黑人工人，因為他們對黑人恨之入骨。加以他們組織起來以後，其危險性就可以小於目前三K黨中的那伙無紀律的強盜兇手。因此今天，布雷鏗立治就等着這個白人工匠的使者，打算向他保證：新的州政府上了台，一定虧待不了白人工人，這一點他布雷鏗立治上校可以担保。

上校猛然從沉思中醒了過來，他發覺那個黑人果然是在慢慢地，然而故意地登上他宅前的台階。山姆·史克洛格斯遠遠的躲在夕陽的斜影里，冷眼觀望。如果上校在正門接待這個黑人，那個窮苦白人會怎麼樣想呢？他馬上作了決定，不慌不忙的站起身來，摘下了嘴里的雪茄，直瞪瞪的盯着那個黑人。

湯姆·孟沙在台階的半腰里站住了，舉一舉帽，開口說道：

“對不起，布雷鏗立治上校，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嗎？”

他看見上校變得全身僵直，下巴微微一抬，然後聽見他以低沉而堅決的聲音說道：“門在旁邊。”

孟沙猶豫了；他站得直挺挺的，望着上校。

“布雷鏗立治上校，”他說，“我是南卡羅來納的州議會議員……”

上校的口氣雖然很有禮貌，却是冷冷的：“對我來說你只是個黑人，黑人就不准進我家的正門。”

湯姆·孟沙剛轉身要走，又回過頭來說：“上校……”

上校截住了他的話：“走吧！”

這樣湯姆·孟沙的嘗試就失敗了。他轉身緩緩走下台階。從正門的台階到邊門不過二十步路，可是這二十步路象是有一里多長，得走上一年。湯姆的思想在急劇的活動。他受了故意的凌辱，他的種族挨了嘴巴，他的身份啐了他一臉唾沫。怎麼辦好

呢？这儿有个机会——也許是防止大祸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他固然也可以悄悄的、默默的走开，可是这样就把机会错过了——虽然归根到底，这个机会也許还是空的，恐怕多半是空的。不过，如果他暂时收起他的自尊心——那可伶的、破碎的、生来已晚而又快要遗忘的自尊心——不管希望如何渺茫，还是进去把話說下去，說不定……因此，他就向边门走去。

黑人的篤篤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前廊上片刻間籠罩着一片寂靜。布雷鏗立治上校放下手里的报纸，看了看他的妻子。布雷鏗立治夫人慢慢的把刺綉擱在一边，望着湯姆·孟沙的后影。好一会儿誰也沒开口。后来布雷鏗立治夫人那双纤长的手又拿起了刺綉，扎下一針。上校不安地瞅着她，說道：

“怎么啦？”

她等门关上以后，才說：“我在想，这是不是必要呢？”

“什么是不是必要？你是說他胆敢上这儿来？”

“不，你那样接待他。”

“你打算在前廊上招待黑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可难道你連跟个黑人說几句话都不愿意嗎？”

“对，我不愿意。除非他能記着他是一个黑人，永远也只能做个黑人。”

她又停下了針綫，慢慢的把刺綉擱在一边，轉过面来对上校說：“亲爱的，我并不想干預政治，你的事当然你自己最了解；不过，也可以这么說吧，战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同你并肩作战。我不能不看，也不能不想。南方的意见是对的：黑人还是應該做奴隶。可是南方战敗了，根据法律黑人就成了自由人，有了选举权。你們为了自卫，这就想跟穷苦白人結成联盟。可是我在

想——我不敢說很有把握，我不过是在这么想——假如跟黑人結成联盟，是不是更可靠些？跟黑人結成了联盟，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掌握更好的武器去对付北方？”

“你知道那要花多少代价？黑人闖上了你的前廊，說不定还要闖进你的飯厅呢！”

“这确是很不好受——不过近来种植园主家里都請了一些离奇的客人……”

“对，对，我知道，可是这个史克洛格斯……他至少是个白人……”

“那当然——不过这个孟沙倒很有规矩，我倒很想听听他有些什么話要說。——你的史克洛格斯先生来了。对不起，我得回避一下。”

史克洛格斯从炮台广场的那头，海軍俱乐部的对面，慢慢的向布雷鏗立治公館走来，远远望见上校夫妇坐在前廊上。后来，他发觉对面有个黑人在穿过街道。他急忙站住，偷偷的向前廊上膘了一眼，看看自己有没有让对方瞧见，然后就退后一步，閃在树影里。他今年四十岁，形容枯槁，未老先衰，皮色有如泥土，身上骨瘦如柴。看他的样子，象是从来没有吃过一頓飽飯似的。他穿的是新衣服，却不很合身。鼻子带点儿钩，一对眼睛灼灼有光，仿佛凝聚着一股烈火，慢慢的耗蝕着他的灵魂。周身旺盛的血气不住的震撼着他、折磨着他。可是他狠狠的压制住了自己。史克洛格斯属于南方的庶民一类——就是沒有讀書、无人过問的穷苦白人。黑奴是貴重的财产，需要好好的保护。白人地主老爷則是政府和文明社会侍候的主子。可是南方的大部分白人，却不属于这两个阶级。

史克洛格斯不仅應該归入那五百多万从来没有奴隶的南方

人，而且还是属于这个阶级的下层：没有土地，识字不多，不过能耍点手艺，只要没有廉价奴隶劳动的排挤，还可以当个木匠、泥水匠、白铁匠之类。他一八四〇年生在佐治亚，从小就在农场上、市镇上遇到奴隶劳动的剧烈竞争。在他看来，解放黑奴是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做个真正的白人了。过去白人种植园主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连黑奴也都嘲笑他。在战争爆发前，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饥饿、寒冷和屈辱中度过的。

后来，他所坚信不渝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要在暴发的“黑鬼”和倨傲的种植园主之间取得一个立身之地，跟中层的农民分庭抗礼。他跟任何人都要平起平坐。他会有细活儿干，有土地耕种，还有“黑鬼”侍候。他要爬出地狱，登上象富庶的查理斯顿这样的天堂。有些白人为了追求权势富贵，对他也不惜象对付自由黑人一样恣意践踏。他就请求入伙，但是人家只让他加入三K党，干些酗酒杀人、奸淫偷盗的勾当。可是他很快就看出了，这样下去是混不出什么名堂的。他可得谨慎些——一定得谨慎些。

那些黑小子是有领导人的：有来自北方的白人，有说起话来象白人一样的上过学的黑人，上面还有北军。对于他们，有些南方种植园主居然还大献殷勤哩。这使他觉得又恶心又气愤。他又没人可以商量。穷苦白人的下层群众又蠢又懒，不懂团结。有些人还不惜屈身与“黑鬼”为友，甚至和他们通婚。也有些人对北方佬百般逢迎。内地的白人农民一心想取种植园主而代之，好当上贵族，不仅骑在“黑鬼”头上，还要骑在他的头上。可是他史克洛格斯，却要 and 真正的贵族结成同盟，不是取而代之，而是成为他们的一员，他的后代要同他们的子女通婚。他们是早晚会需要他和他的伙伴的。这一点他很明白。不过他可得谨慎

些——一定得謹慎些。

看来，大多数穷苦白人都有个幻想，以为自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他，可就要明白多了。他知道种植园主把他們利用完了就会一脚踢开，象对付黑人一样。他們必須團結起来，提出自己的条件。他們一定要爭取社会地位和平等待遇。他那一伙人数目也扩大了。当无組織的暴徒在杀人、在酗酒、在宿娼的时候，他那一伙人却在讲条件。他們愿意加入三K党，为种植园主去杀死“黑鬼”。他們去偷盜、去破坏、去报自己的私仇，可是要种植园主出錢犒賞。

如今已到了摊牌的时刻了。他要布雷鏗立治这样的名门貴族許个諾言，保証承认穷苦的白人工人的社会地位。不过他还是得謹慎些。說不定他們一轉眼就会欺蒙他、出卖他。他要上校在今天跟他談判。他故意到得迟了些，免得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准备大搖大摆的，昂然直上正门的台阶，向高貴矜持的杜比依一布雷鏗立治夫人致意問候。哼，得讓他們看看，他也不是等閑之輩。可是偏偏就来了那个“黑鬼”。他要上哪儿去呢？难道他也是布雷鏗立治請来的？难道上校要叫他这个白人，坐下来同一个“黑鬼”談判？还是他中了两面三刀的詭計？猜疑化成了刺心的恐惧。他隱在树后，脸上渗出了汗珠。

史克洛格斯看见那个黑人终于轉身走了，这才平下了心。他等了一会，整了整衣領，就迈开了步子。他看见布雷鏗立治夫人站起来想走，心里明白这是故意要回避他。他装模作样地往台阶边上的紫阳花丛里吐了口痰，然后拾級而上。上校站起身来，他妻子在一边說道：

“我去看看那位黑客人找我們有什么事，好不好？”

“那就最好了，”上校一边答应，一边就轉身去迎接来客。“你